

浅析于安澜书法审美观

赵曼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郑州 450046)

【摘要】 于安澜先生是著名的文字学、美术史学、书画篆刻学于一身的大家。于安澜高古出新、朴茂迤逸的书法风格继承了传统书风的精华，书法在其一生中是案头把玩的工具，承载了其一生的学术内容。一生的书信题跋中流出于安澜考究的学问与饱含文人情怀的书法风格，真可谓学者书法的典范。

【关键词】 于安澜；书法；审美观

DOI: 10.18686/jyfzj.v3i12.68273

1、时代背景

于安澜生于1902年，河南滑县人，从小在牛屯村长大，在私塾学习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等小学教科书。在学习的第四年，家里为于先生请了一位秀才，教授四书五经、古文旧书，并学习作文言文。到了1920年，顺利考入河南省省立卫辉中学，开启了对文字学的深入学习与探索。大学毕业后的于安澜先生处在动乱的年代，在前辈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专研文字学。在治学之余，书法便成了于先生的“余事”。

于安澜处于民国时期碑帖变化之中，当时学者们大都从事书法以外的领域，金石考据、文章写作、政治文化、教育等。书法便成了此类文人在工作之余拿来消遣之事。于先生的书法与他的学问一样，不名一体，学百家之所长。

2、于安澜的书法审美观

书法审美与书家个人涵养、审美取向、自身阅历有关，同时因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影响。于安澜一生著述等身，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早年专注整理古代典籍，圈点《说文》，练就一手精妙典雅的小篆，借用毛笔为书写工具，将540部首书写了无数遍，在著述之余，常挥毫作书，其篆书、楷书、日常书信等风格皆呈现出朴茂、自然、高雅之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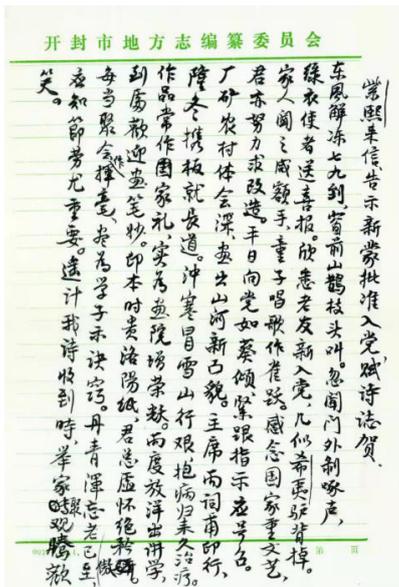
篆书学《石鼓文》、李斯、李阳冰，同时受罗振玉、王福庵、吴昌硕篆书的影响颇深，将浙派的篆书用笔收入囊中，碑学与帖学兼容的书法风格在于先生的篆书中多有展现。于安澜临《石鼓文》的作品中，知悉运用小篆笔意书写大篆，将大篆中的金石气发挥到极致，笔力凝练、起笔多藏锋，在收笔处富于变化，用笔灵动，使转处圆中略带方笔，线条质感圆润饱满不失张力。整体字形以小篆长方形为准，字间距离相对匀称，字内细微的变化使得整体的章法给人气定神闲的感受；在篆书创作中更体现出天然真趣、丰厚雍容之态。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1]

文字学深厚的于先生，在用字方面极为考究，在1984年所写的“寒香书屋”四个大字的题跋中，整篇多以圆转用笔为主以突出书写性，墨色上多有浙派书家的影子，用墨厚重。线条饱满，行笔稳而收笔快，多见笔力，其作品朴拙、醇厚，毫不张扬。



于安澜篆书《寒香书屋》横批

于安澜的书信往来皆体现出审美观点。于安澜为魏紫熙入党贺诗手稿的信件中，文章以七言诗为首，祝贺魏紫熙入党的喜讯，于先生学习王羲之行书用笔，收放自如、随笔所作，不为横向的界格所扰，“紫熙来信告示新蒙批准入党赋诗志贺”，错落有致，线条的粗细变化细致入微、耐人寻味，整篇线条感极强、富于变化，可见于先生用笔之精巧，功力之深厚，突显出书法的高古之美；



于安澜 行书 致贺紫熙诗手稿

在法度森严的楷书书信中于安澜为方老送去祝福，诗中所提到方老熟读许氏书，对于金石文字的搜罗，上溯殷商时期的文字及在摩崖刻石中仍有借鉴，旁通六法之意，其在为友人的祝贺中不乏学“书”交流，沿袭正统书法，在学“书”之初以大字为主的于先生通过学习颜体与柳体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章法层次丰富、墨色润而有力，字形中多有颜氏《自书告身》中书法的影子，外阔的用笔为整篇书法的增添了沉稳、厚重之气，在平时书信中所流露出于安澜儒雅、古拙的书风。

3、于安澜的篆刻审美观

于安澜在篆刻中的用字亦能体现出对于篆字的审美风格的特点。于先生认为，篆刻离不开篆书做基础，其篆刻沿袭王福庵、吴昌硕等篆刻家。王福庵，出生于清代光绪年间，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一生清心寡欲，未涉足于仕途，潜心研究金石书画、著书讲学、考证金石碑版等。^[2]王福庵自幼家学严谨，家父的治学思想的引导下，学习书法，六岁时入私塾，学习文字学，十二岁接触《说文解字》，为后来的篆书及篆刻打下基础。其篆书取法上溯秦汉印章、砖瓦、碑碣、残石，下及西泠八家、邓石如、吴昌硕等明清诸家，传世作品中见其端倪，白文浑厚、朱文婉转。于安澜的篆刻在书写造型的锤炼中，拓宽取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篆刻风格。其篆刻作品多见的便

参考文献

- [1] 佚名. 孙过庭《书谱》选读 [J]. 休闲读品, 2017(1).
[2] 陈继海. 陶澍书学研究 [D]. 中南大学, 2012.

是以篆书为主，书写味较浓的朱文印与白文印。于安澜先生所做“人书俱幼”的朱文印章体现了他篆书的书写特点，线条稳妥和谐，章法布局精妙，字与字之间首尾呼应又相得益彰，人字的大面留白与其他三字形成鲜明的对比，字形繁复，气息疏朗灵动，幼字中“力”的圆转之处打破字形上的方正之感，对于文字的精准把握。于安澜的另一方印“闲云野鹤”是以秦篆为体例的白文印，此方印章承袭先秦篆刻，呈现出安静、古朴不失趣味，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轻重缓急的书写感与用刀的急涩形成了印面的古拙厚重。“云”字借用古文文字字形留出空白与左上角笔画紧凑的野字形成对比，严谨、工整白文，界格细微变化，体现出文字的审美特征。

人书俱幼
于安澜 篆刻 人书俱幼闲云野鹤
于安澜 篆刻 闲云野鹤

书法审美具有时代性与历史性。书家的真知灼见推动一代书风的形成，传承与延续传统的书风也必然成为每一代书家的天命。以自然之趣味感知书法的发展变化，在传统的书法中承前启后。于先生常告诫学生，学书须在每一笔中见古意，方能入雅，多习古人之法，取精以自用。于先生的书法，笔触之间流淌的宁静、典雅、和谐之美。于安澜在楷书、行书及篆书、篆刻中的共通之处在于以其文字学为根基渗透到书法的点、线、面之中，互为表里。于安澜将书法与书写这两个概念互用，关于书法的审美，讲求自然、古雅、统一、工致。将个人的审美观建立在传统与经典之上，尊古而不违古，行书、楷书内在的书写节奏等都需要对经典碑帖有足够深刻的认知。于安澜的书写手稿及书法作品在当代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如今的书学爱好者在接受和选择于安澜的作品是最真切的审美认同。